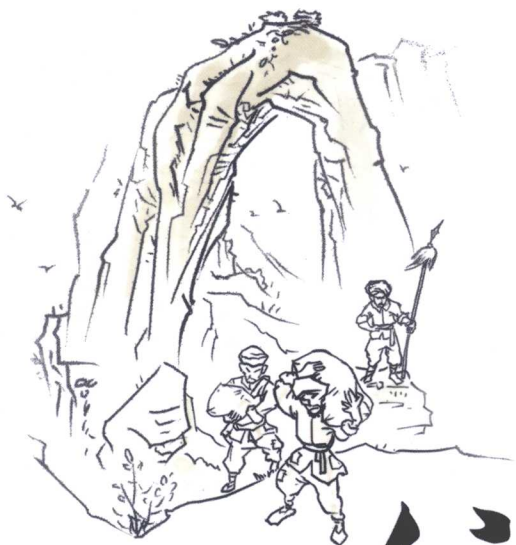




谭长军 [著]

八德谣

BA DE YAO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八德谣

BA DE YAO 谭长军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德谣/谭长军著.—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624-5106-8

I. 八… II. 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5742号

重庆乌江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八德谣

谭长军 著

策 划:重庆市作家协会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兰世秋 版式设计:曾滢媛

责任校对:邹 忌 责任印刷: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75 字数:220千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106-8 定价:2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值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生活在人类社会底层、为争取自由和平而斗争的人们。

——题记

重庆乌江少数民族作家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黄济人 谭建祥 王明凯

副主任：向远道 陈川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凯 邓毅 任华 刘阳 刘运勇 向远道 陈川 周火岛
黄济人 谭建祥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9
第三章·····	020
第四章·····	030
第五章·····	040
第六章·····	047
第七章·····	055
第八章·····	063
第九章·····	068
第十章·····	075
第十一章·····	085
第十二章·····	096
第十三章·····	104
第十四章·····	110

第十五章·····	117
第十六章·····	125
第十七章·····	133
第十八章·····	140
第十九章·····	149
第二十章·····	155
第二十一章·····	166
第二十二章·····	175
第二十三章·····	183
第二十四章·····	194
第二十五章·····	202
第二十六章·····	210
第二十七章·····	219
第二十八章·····	229
第二十九章·····	241
第三十章·····	252
第三十一章·····	261

第一章

时近晌午，太阳当顶，云开雾散，五马镇露出了峥嵘。

坐落在官渡河边的五马镇，因四周五座峰峦似“五马归槽”而得名；岸边，一幢幢青瓦吊脚楼坐北朝南，依山取势，由东向西，顺水而立；阳光下，屋顶弥漫着袅袅炊烟与白蒙蒙的蒸气。

五马镇是川东石城县北六区区府所在地。两条青石板小街，长不过百米，宽不足两丈，油光泛亮；赶场的土家山民，头缠土布帕子，东张西望、七零八落、满街游荡。远远望去，晃动的人头帕子，就像峰峦上满开的杜鹃花，在微风中摇曳。

突然，人群中传来阵阵铜铃叮当，悦耳响亮。循声望去，场头走来一位身材高大、峨冠博带的道士。他右手摇着铜铃，左手举着长方道幡，上书：“驱邪除魔、治病救命”八个大字。细看那道士，年约五十开外，慈眉善目，相貌清癯，五柳胡须飘洒胸前，一派仙风道骨的味道。他一边缓慢前行，一边念念有词：

“八德与天齐，会为苍生立；乱世多纷争，干戈不停息。”满口外地音，反复念诵。赶场的土家山民听不懂道士说的什么，一个个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所至跟前，无不让道。那道人目不斜视，旁若无人地念着，走过通街。

“道长，请留步，请留步。”眼看道士快要走出西口，忽从后面匆匆赶来一人喊道。

道人回头，见来人方面大耳，穿戴光鲜整齐，衣冠楚楚，

分明绅士模样，便将道幡倚身靠住，单手并指施礼道：“无量天尊！请问施主有何指教？”

“我们这山乡僻壤，仙师屈驾光临，实乃地方有幸，我等礼当拜迎；恭请大师回转，贫生为仙师接风洗尘。”绅士彬彬有礼地直道来意，诚挚邀请道士往回。

“无量天尊！幸会幸会；恭敬不如从命，打扰施主了。”道人答应了绅士的请求。

两街接口处，有一凉桥，古木横卧，风雨飘摇；桥头，有一茶庄。绅士将道人引入茶榭，径直上楼，择了雕花木窗下的静处，礼谦入座。绅士叫来店主，上来两杯上等青茶，一阵寒暄之后，有意嗑其所学。临风把盏，道士慢条斯理，手捻胡须，不慌不忙，由着绅士的话意，乘兴高谈阔论，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到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一派玄说，道家术语中夹杂着儒家学问，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令一旁静听的绅士佩服得五体投地。绅士不禁由此思绪万千：眼前乱世之际，兵匪四起，军阀割据，团阀称雄，拥枪自立，横征暴敛，为非作歹，不但底层百姓水深火热苦不堪言，就连我们这等有产有业的人家，夹在军阀政府、官僚恶霸、土匪祸客中间，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说不定哪天就会有祸难临头；想不到今天这大山里却来了个世外高人，不但能驱邪除魔、防灾避祸，还能治病救人，真是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我何不将他留下，正好利用他的本领帮我护卫家业，还可救治一些病困的山民主意打定，绅士随即叫来酒菜素食，与道士边吃边聊。深谈之中，绅士情真意挚，恳切邀请道士留下，共谋大业。所幸道士并不推诿，慨然应允。酒后，绅道二人出了茶榭，径直朝东头走出街市。

原来，这位绅士姓黎名道平，字明轩，世代居住在这五马镇场边瓦窑坝上，拥有五百多担田产的祖传家业。四合大院，八字朝门，豪宅森森。他虽然家大业大，却为人正派、开明豪爽，平

生最爱结交有识之士，是五马镇一带颇有名气的开明士绅。黎道平世代诗理传家，认定耕读为本。家景宽裕后，他不惜破费，以重金礼聘学识渊博者为师，在自己府上开设了私塾学堂，不光自己的子女足不出户就能读到四书五经圣贤典籍，就连远亲近邻，只要愿意前来就读的学童，他也收费不高，一概方便接纳入学。

然而，乱世之中，一个地方绅士要支撑门户，维持家业兴盛不衰，谈何容易？尤其近年来，黎道平发觉，只凭仁义道德、行善积德的一点名气，实在难以对付那些诉诸武力、强权霸道的官僚恶霸以及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要想保护家业，不能只有财力，还要有势力。这个饱读诗书、广有交识的绅士，还真有常人所虑不及的独到之处，忧患中时常留意世外高人。这次偶遇道长，就有心挽留在家，这也是他高人一筹的深谋远虑之举。那道人却也善于察言观色，参透绅士心意。他见黎施主一片虔诚，又家境宽裕，二人一拍即合，彼此非常投缘默契，当即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住进了黎府。

道长自诩土七夫子，云游四方，不但传道说法，飞鸾赴相，而且行医递药，赈济良民。一经留下，自然要施展本领，树其名望。他免费给瓦窑坝附近的病困山民望闻问切，把脉处方，并施舍行善积德的仙丹药丸。几天工夫，土七夫子确实治好了不少人的寒气、摆子，山民们磕头作揖，感激不尽。他捋着胡须笑着说：“些许小事，不足挂齿。”

土七夫子进驻黎府，一晃三月有余。百日来，除了给前来求医问药的山民把脉问诊、治病救命以外，他便与主人黎道平形影不离。黎道平家业殷实富庶，难免惹人眼红，无论自己如何小心，可总与当地团阀豪绅有些或明或暗的摩擦，棒客土匪也对其虎视眈眈、耀武扬威。土七夫子倾其心力，使出平身所学，为黎施主出谋献策，保家护业，竟然在错综复杂、处处险恶的乱世环境中，帮助黎道平顺利摆平了几起纷争。同时，为立足长远，二

人暗中策划的大事，也时机渐渐成熟。

这天，晴空万里，已然是盛夏三伏，但五马槽四周山深林茂、凉风徐徐，算不上酷暑难当。瓦窑坝上的黎府大院中，大与往日不同：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干二净，宽敞的堂屋正中神龛下，香案排列，满屋桌椅整齐摆放。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往日神龛上供奉“天地君亲师位”的地方，今天被一副关圣帝君画像所覆盖；圣像下方供桌上，香炉内一对红烛高烧，三炷信香，烟雾缭绕，满院寂静无声，气氛庄严，神秘莫测。

巳时一过，瓦窑坝四周山路上，或三五成群或七八相伴，陆陆续续走来一路路雄壮汉子。他们一个个迈着缓慢坚定的脚步，郑重其事地走进了气象森严、庄重肃穆的黎府堂屋，相互谦让着依次落座。前排正中是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头面人物，那袒胸露背、衣冠不整的短衣汉子们，就在左右两边和后面坐下；座位满了，其余的人就在廊檐下或大门外站立。不一会，就聚集了百余人。个个若有所思、屏声静气，似乎在等待着时刻的到来。

片刻之间，钟鼓齐鸣。众人举目，只见一行八个小道士，敲着小鼓，打着铙钹，从院内东边厢房鱼贯而出，他们手敲法器，口诵梵文，叮叮当当、钹钹锵锵、叽咕叽咕、呢吗崂嘛地合着脚步，低头缓缓向堂屋走来。土七夫子身披道袍，手执拂尘，尾随小道队踩着方步，合着法器的节奏，稳步进入堂屋。小道士们立于香案前，停止诵念。土七夫子威风十足地在神像下站定，面向满座施礼道：“各位施主，各位乡亲，贫道有礼了！”随即清了清嗓子高声开讲：“贫道云游到此，承蒙黎施主厚爱，借此传道。今乃黄道吉日，正宜开坛作法。贫道奉上天差遣，临坛赴会，代神传言。请诸位少安勿躁，心无杂念，静听宣教。”

说来也真是奇怪之极，此时正午，朗朗晴空，突然之间乌云密布，山雨欲来。土七夫子举眉望空，心中暗喜，随即手中拂尘朝空一挥，双目圆睁，大声喝道：“法令即开，菩萨临坛，风

云雷雨随驾。”话音刚落，门外一道闪电过后，惊雷轰鸣。土七夫子更加提高嗓门：“菩萨来也！所有人等切勿抬头，金光射眼。”唬得众人急忙垂首闭目，俯伏在地。顷刻之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大雨如注……片刻过后，雷声渐渐远去。土七夫子放缓语气：“会众起立，送神归往。”众人起身看时，却是雨过天晴，天空中透出缕缕金色光芒，片片彩云飘浮飞扬。这岂不是菩萨返程的五色祥云？待众人收回目光时，却见堂屋两边墙上，现出八个笔力道劲的朱红大字，左面是：开坛立会；右面是：代神传言。

土七夫子精神抖擞，口中念念有词。就在众人惊诧莫名中，他突然拂尘一挥，双脚点地，凭空跃起，身轻似燕，稳稳立于重叠的两张高桌之上。只见他手舞足蹈，大呼小叫，其腔似唱非唱，其情倒阴不阳，众人聚精会神，方才听出他是在宣讲话语：

“吾神周仓是也，今奉关圣帝君钧旨，传谕汝等，聆听宣教。”接着又清了清嗓子，这才恢复了本来语言说道：“当今乱世，无有真龙天子降世，尽是花脸暴君残害黎民，皆因昔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打开了天牢，逃走了十万天魔；其后目莲和尚血河救母，又打破了地牢，走掉了十万地魔。这些魔鬼魔王，来到人间扰乱乾坤，危害生灵。之后玉皇大帝派遣莲花祖师统领天兵天将下凡，收服了不少恶魔。但是，闻风藏匿、魔法高深者逃脱了不少。这遗漏下来的就是那些拥枪自立、称王称霸、鱼肉百姓的恶魔。如今玉皇大帝又派关圣帝君统五虎上将，率百万天兵，收服这些混世魔鬼，以彰天讨。”讲到此，他略微停顿，然后用缓慢而意味深长的语气继续讲道：“唯有斩除了这些恶魔，天下方能太平，黎民百姓才能过上安稳日子。”

土七夫子这一通“代神传言”，把众人听得毛骨悚然。一个个竖起耳朵，立眉立眼，人人心下暗想：老道长这番宣教，虽然前所未闻，但又令人不得不信：这个世道一时是民国，一时又

是洪宪，今天归这个军长管辖，明天又属那个司令管辖，这些不是花脸皇帝又是什么？层层盘剥的军阀头目，大大小小的地方豪强，今天派这样款，明天又收那样捐，连土匪强盗都猖獗起来，今晚这里捉肥，明天那里劫舍，这些坏蛋不是天魔地魔是什么？要是真像道长说的那样，能够除掉这些吸血鬼，那才是我们的愿望啊！

生活在军阀割据、团阀称雄，朝不保夕、水深火热之中的土家山民，把原本就有的迷信观念与现实社会矛盾联系起来，朴素而又愚昧的心灵既感震撼又觉兴奋。

众人正在细细咀嚼“神旨”的遐想时，只见施主黎道平箭步上前，说道：“刚才道长代圣君的传谕，鄙人无不心悦诚服。但请问道长，在这些妖魔鬼怪尚未能一时除尽之际，我等黎民百姓又当如何才能不遭欺凌，安稳地生存下去？”

土七夫子又将拂尘朝空一挥，胸有成竹地讲道：“普天苍生，在这乱世之中，要想度过劫难求其生存，唯有除去杂念，一心向善，入我神坛，方能得神灵保佑其家园安宁，免除灾难。”

老道人与黎施主这种选择时机恰到好处的一唱一和，其实也顺乎民心。无论富贵贫贱，谁不想消灾避祸平安生存。何况这荒凉偏僻、信息不通的蛮夷之地？

在场众人，对这“警世真言”尊崇备至，众口一词：一心向善，加入神坛。绅道二人心中暗喜。顺天应时，黎道平提议就此创立神坛，高声说道：“既然如此，那就事不宜迟。”随即上前在香案上重新燃起红烛点起信香，率领着众人在关圣帝君前顶礼膜拜。所有前来的百十号人，都争先恐后，踊跃报名加入神坛。黎道平忙着登记造册，他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坛主。于是，他随即宣布：自今日起，立坛传道；逐其起源，取名为“合化坛”。

其实，合化坛由来已久。清末民初，传播非常宽广，在川渝黔鄂湘活动频繁。其名称各地略有不同。川渝等地称之为

“文坛”，黔东南地区叫“广化坛”，鄂西和湘西地区叫“合化坛”。五马槽以东的广阔山地，与鄂西紧紧接壤，仅有祁跃山一山之隔，山东山西同样的民风民俗，文化元素相互渗透，因而瓦窑坝神坛参照鄂西地区取名“合化坛”。这种表面看似封建迷信活动的产物，却常常被人利用来进行舆论宣传和政治斗争。

土七夫子的把戏，正好迎合了黎道平的口味。神坛组织稳定后，他进一步帮助黎坛主组织成立护坛的核心武装组织“培缘会”。接着请了拳脚教师，招兵买马。一群人朝夕练武，还派人到两百里外的万州水码头，高薪聘请先进的机械师傅，在瓦窑坝后山的山洞里，秘密研制土枪火炮。黎道平倾其家产，土七夫子倾其心智，使五马槽瓦窑坝合化坛、培缘会日渐发展壮大，保住了五马槽瓦窑坝上的这一方小小天地的清净安宁，兵匪祸患不敢侵扰。乱世桃园，太平无事。

这一番组建停当，不觉半年有余。

这日午后，土七夫子陪着黎施主在堂屋里品茶闲谈。忽然，看门会兵跑进屋来向坛主报告，门外有一外地来客，要求会见老道长。

听说有远客来访，土七夫子连忙起身出门相迎。只见来人穿着一身洋纱细布衣褂，礼帽遮眉。土七夫子不由脸露惊愕。落座之后，来人操一口难懂的外省话，噤里啪啦、伊尔广尔地说个没完，听得土七夫子时而点头，时而皱眉。黎坛主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一杯茶的功夫，来人便匆忙拱手告辞而去。

来客走后，土七夫子脸色凝重，一夜无语。

次日清晨，土七夫子收拾好行装，前来向黎坛主告别。黎道平云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为何情，再三苦苦挽留。奈何土七夫子一个劲地说：“贫道在此已是半年有余，坛中事务都一一妥当，坛主不必多虑；贫道今欲往别处云游，望坛主体谅。”

“道长，您于我恩重如山，怎能如此匆忙分别？莫非是鄙

人有何言举不当，冒犯了大师不是？”黎道平大惑不解，连声说道。

“贫道四海为家，道性自然，坛主勿虑，自当后会有期。”说罢，急急忙忙起身，义无反顾地飘然而去。

黎道平依依不舍，站在门口，望着道士的背影消失在晨曦中。

第二章

土七夫子走后，黎道平感到单靠自己一人要把合化坛、培缘会巩固下去，实在是力不从心、独木难支，特别是缺少一个“代神传言”的能人。

冥冥之中，苍天自有安排。

次年春天，黎道平想到要为府上添置一些木器家具，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合化坛及培缘会的影响，需要雕刻一些经版，印发扩散。于是他吩咐家佣，四下打听出色的匠人。

这天，管家请回一个木匠师傅，姓李名承光，带着一个不满十岁的儿子。师傅进屋拖儿带崽，主人虽心有不悦，但又不便说出口来，因为那样有失绅士风度，于是要他先做两样家具，看看手艺如何。不料这师傅却不但手艺高超、雕工精湛，而且能说会道、精明灵通。没几天工夫，他就做好了一把太师椅、一张案头柜，龙凤纹饰、花鸟虫鱼，雕刻得栩栩如生。黎道平见了，好一番赞赏之后，自己随即亲手写了几块经版，交与李承光雕刻。这种活计对于李承光来说，真是轻车熟路。立马工夫，经版刻毕，又快又好，主人见了非常满意。从此，黎道平对这个木匠师傅特别优待看重，每每在来客宴席上或是时令节气的酒桌上，都叫李木匠入座陪客饮酒；喝到高兴之时，这位豪爽的绅士还与这个手艺人碰杯而饮。日久天长，接触的机会一多，绅士与木匠自然会谈及一些家长里短、社会见闻。黎道平听到这个手艺人人口齿伶

俐、谈吐不俗的对答，发觉这木匠李承光远非一般营工度日、劳碌谋生之辈，其人生价值大有发掘的潜力。想到此处，黎坛主不由得顿时眼前一亮：身边就是莲花洞，还到何处去求神？此人不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好帮手吗？于是，他对木匠厚爱有加，破格吸收这个外地人加入了合化坛，并纳为亲信。

原来这李承光，祖籍万州龙王口响水坪。早年，随父逃荒到石城溪源里七甲落居，务农为生，农闲时节，跟师学做木匠活。李承光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后，就带着老婆举家迁到石家乡文家院子居住。他佃耕了几块薄土，让老婆在家耕种，自己却长年在外，靠木工手工艺求财谋生。

李承光婚后第二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文家院子的山民们从劳累了一天的坡上回来，身上的汗水还没有干，照样习惯地端根短凳，在院坝里歇歇凉，拉拉家常。就在月亮从东山头冒出的时刻，忽然，人们看到西南天幕中，闪出一道耀眼的光亮，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出一道长长的轨迹，慢慢地散落开去，变成无数晶体，悄然坠向大地。其中一颗最大的、闪着银光的晶体，降落在五马槽五座峰峦的崇山峻岭之中。

恰在野外流星降落之时，屋内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圆润铿锵的哭声从室内传出，冲出文家院子，惊动四邻八舍，在夜空中回荡。这正是李承光的女人，幸运地为他生下了一个宝贝儿子。接生婆说，她看见屋里红光一闪，那孩子的身体就降临盆中了。本来就信奉神灵的土家山民，有的认为这是福星高照，观音送子、星宿转世；也有人认为此时红光主凶，是灾星降临。但这些未学过文王八卦，不谙五行变化的庄稼人，只是嘴巴信口开河，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然而，不知是李家上辈人积的德，还是老天爷真发了善心，这个穷人家的小子，却生得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特别是圆嘟嘟的小脸蛋上那两只大眼睛，总是透着流星样的光芒。这就足以让李承光的家充满无限的喜悦和期望。